誌發表的文章26篇㉒。

另外爲了台灣人原日本兵補償運動提供文字資料，編輯了補償要求訴訟資料共五集，最後一份補償請求訴訟資料速報，共六本書，均於1978年至1985年由台灣人原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出版。

王育德偶爾寫一些文學創作，如1942年曾在《翔風》雜誌刊載過〈七絕四首〉、小說〈過渡期〉。他可以說是多才多藝。

可惜，1985年4月狹心症發作，9日午後6時42分以心肌梗塞逝去。享年62歲。

2. 王育德的重要語言學著作

王育德的著作甚多，光是語言學論文，依《台灣語音の歷史的研究》所附〈著作目錄〉記載計算，著書有3種；學術論文19篇，學會發表論文4篇。加上《台灣語音の歷史的研究》，又學術論文漏列〝An Investigation About Literary Reading and Colloquial Reading in the Amoy Dialect〞（1958年國際東方學者會議紀要13冊），連載於《台灣青年》的〈台灣語講座〉也算是一本未出版的著書（1993年才由黃國彥中譯出版）。合計可以稱爲著書的共5種，學術論文20篇，學會發表論文4篇。這些著作有的極短，有的很長，像他的博士論文就是一部大著。我想很少人有機會把他的著作全部讀過。筆者蒐集了他的大部份語言學著作，我想重要的都已讀過了。經比較結果發現，他的小篇論文，其實都包含在他的重要著作裏。他的每一篇重要著作，都可以算是他學術生涯的里程碑，茲就其語言學的重要學術著作，

簡介於下：

2.1 《台灣語常用語彙》

1957年12月6日東京：永和語學社發行。

目次1頁，倉石武四郎序2頁；服部四郎序17頁，自序3頁；英文自序3頁；例言2頁；〈台灣語概說〉54頁（目次1頁）；〈語彙〉凡例1頁，正文344頁；〈索引〉（日台）目次1頁，本文22頁；〈方言差一覽表〉9頁，〈勘誤表〉2頁。空頁不計，合計內文共462頁。

這本書雖掛名永和語學社發行，其實是王育德出售房地產自費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只印300份，印數雖少，銷路卻不佳，，初時向同鄉推銷，後來受到學術界重視，各國圖書館求購不絕。現已絕版，1993年由武陵出版社影印再版，收入洪惟仁編《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九冊。

書前除倉石武四郎的序之外，服部四郎爲本書寫了一篇17頁，相當於一篇論文的長序，後來該文收入服部先生論文集《言語學的方法》（岩波書局，1960）。服部先生爲一名年輕學生（當時王才34歲）的著作寫這麼一篇長序，震驚了日本語言學界。

倉石先生的序非常溫暖，序上說：

「…台灣話是王君的母語，他又在東京大學學得研究語言的方法，一身兼任研究者與發音人，條件實在優厚。…不過，即使是母語，要把它整理成一個體系也不是容易的事。尤其是僑居於戰後的日本，又要養家，一面和生活的艱難作戰，經年累月地從事於這種毫無報酬的研究，終於完成了這本書。平日看他工作的我，衷心地祝他成功，以報償他的勞苦。」

服部四郎的序比較知性。他贊揚說：

「王育德先生的這篇勞作，純粹是他熱愛台灣與台灣話的結晶。…他一心共存著國語愛與科學精神，實在值得驚嘆。」

但是緊接著，服部先生也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王育德把〔-m〕〔-nŋ〕寫成-əm ，-əng，服部先生認爲應該是-m，-ng；還有採用ə字母，他也覺得不妥，王育德最執著的，廢除教羅的連字符連書成辭，服部先生也不表贊同。序文最重要的部份是提出台語構詞學解釋上和〈台灣語概說〉中所述王育德看法不同的意見，希望給今後王育德的台語文法研究一點參考。但是可惜的是，王育德終其一生沒有完成一本他想寫的台語文法的書。

〈台灣語概說〉作爲本書的前言，代表著1957年以前王育德有關台語研究的總結。有些篇章的主要內容已經在其他語言學刊物上發表過了。

他在本書的序上表示他對過去一百餘年西方傳教士和日本統治台灣時期所編的辭典五項不滿，即：

⑴沒有文法分析，只是「節」（詞的連結）和「字」的雜陳。

⑵解釋不精詳，看不出辭彙系統。

⑶沒有記錄詞類。

⑷漢字至上主義，拼音字只不過爲了注漢字音，借字、怪字連篇，令讀者以爲是「眞字」。教會羅馬字也好，日本假名也好，都只爲了迎合其本國人的方便，不合理之處頗多。

⑸以廈門音爲標準，不是實際語言的紀錄。

〈台灣語概說〉即是針對這些缺點提出他製作這部字典的理

論解說。他對前人的不滿可能有不公平之處，比如⑷漢字至上主義的批評不免過火，杜嘉德的《廈門白話字典》根本沒一個漢字，《台日大辭典》雖附注漢字，也看不出受到漢字的束縛，而這些都是經典之作。不過大體上他的批評是中肯的。他的語言學知識比起前輩來自然好得很多，他以這樣好的學術背景完成了這本字典是他不可磨滅的貢獻。

這本字典一共只收5000個常用語彙。他認爲一本好的字典，5000辭已經夠了，如果不是夠水準的辭典，徒然誇稱收入數萬字詞也是無益。他所用的標音法是他認爲最合理的標音法。他所記錄的音正是自己的台南市腔，只是在末尾附上〈方言差一覽表〉，和其他的漳腔、泉腔相對照。他是有意爲閩南語的研究提供一個完整而精確的方言資料。

不過事實上字典所標示的音並不完全是「實際發音的紀錄」。最重要的一點是，現代台南市方言多沒有 dz- 聲母（入字頭^，凡「入」字頭都和泉州音一樣讀成l- 。可是本字典卻有一個r- 字母表〔dz- 〕音。王育德解釋說：

「這個（ r- ）音只有漳州人及一部份廈門人才有，泉州人和大部份廈門人都發 l- 音，我也發l- 音。〔 dz- 〕相當於中古「日」母字，羅馬字化時保存了這個「歷史的標音法」是方便的。」㉓

王育德所使用過的音標主要有三套，本字典中所使用的，王育德自稱是「王一式」。王一式的表記法和教羅大異其趣，卻極類似1930年中共的北方話拉丁化方案。（中共的「漢語拼音方案」到1956年才發表第一次草案，1957年11月國務院全體會議上通

過、公布，翌1958年 2月人民大會批准）（詳見本文第3節）。

王育德著作本書還有其他感情上的理由，他曾說 ㉔：

「我是台灣人，台灣話是我的母語，但是台灣自1895年以來在殖民地的統治下，台灣話受到日本話接著是北京話所謂「國語」……的壓迫。……當時我憂心忡忡，我寫本書有爲台灣話刻墓碑的意思。…我要記下我的故鄉台南市的方言，沒想到這成了本書的特色之一。」

2.2 〈中國五大方言の分裂年代の言語年代學的試探〉

1960年9月，日本言語學會《言語研究》 38號33～105頁

這篇論文是以語言年代學的方法，根據中國五大方言的標準語：北京（官話）、蘇州（吳語）、廈門（閩語）、廣州（粵語）、梅縣（客語）之間基本詞彙的同源詞比率，算出中國五大方言之間互相分裂的年代。

漢語之間的同源辭，如果有漢字，那麼所謂「同源辭」，實即「同字」之義。但漢語方言之間是否同源有時難以確定，王育德將兩個方言之間「確定同源」或「不同源」的歸爲一組，「不太確定同源」或「不同源」的歸爲一組，計算結果如下：

	a				b			
	蘇	廣	客	廈	蘇	廣	客	廈
北	72.73	70.16	63.78	48.88	73.47	70.77	65.10	51.56
蘇		70.27	63.10	51.40		71.05	64.43	54.12
廣			69.70	55.31			70.53	56.77
客				58.56				59.90

上面的a表是確定組的同源詞率（他稱之爲「殘存語率」）。b表是加上不確定組的同源詞比率。兩者並不差得太遠。由上表看北京與廈門最爲疏遠，其同源詞率只有48.88～51.56，比較英語與德語之間的同源詞率58.5 %，廈門與北京的關係是更疏遠了。英語與德語的親疏關係略當於廈門與梅縣的58.56～59.90。英語與德語之間被認爲是不同語言，但廈門與北京卻被認爲是方言，這無非是政治觀念的混淆。

王育德所採用的基本詞彙表是根據 Swadesh所訂。他進一步再根據 Swadesh的公式及服部修訂的公式，分別算出五大方言的分裂年代。茲將依服部修正的公式計算結果列表如下：

	a 年前	b 年前	
廈 - 北	2,446～2,264		春秋戰國時代
廈 - 蘇	2,273～2,098		戰國西漢時代
廈 - 廣	2,025～1,935		東漢初期
廈 - 客	1,829～1,744		東漢末期
客 - 北	1,537～1,467		宋齊間
客 - 蘇	1,574～1,503		東晉宋間
客 - 廣	1,234～1,193		唐中期
廣 - 北	1,211～1,181		唐中期
廣 - 蘇	1,206～1,167		唐中期
蘇 - 北	1,088～1,054		唐末

計算的結果比照歷史文獻紀錄，即連王育德本人都不太相信符合事實。

其實中國各大方言，由於移民與文化傳播的結果產生了錯綜複雜的關係。比如現在的研究多半認爲閩語與吳語同源，客家是由北方南移，照理說客家與北京應該親於蘇州與北京，但照王育德的計算結果，按a表，兩者反而是63.78<72.73，又蘇州—廈門51.40亦疏於廈門—客家的58.56。其原因可能是吳語與閩語分裂之後，由於地緣關係吸收了北方官話詞彙，而客家南移之後吸收了大量南方詞彙，致使客家與廈門反而比蘇州與廈門更親近了。如果這個解釋是事實，那麼王育德根據各方言之間的同源詞率計算其分裂年代就變得沒有意義了。王育德的「畏友」平山久雄教授在《台灣語音の歷史的研究》一書的解題批評說：

「…這些分裂年代是否可以以絕對的意義來理解尚有問題，但做爲其基礎的共通殘存語率（同源詞率）、做爲方言間相對的親疏關係指標（數值越大關係越近）是有用的。把這個計算出來是王育德的功勞。」㉕

王育德曾敘述他研究台語的心路歷程說：

「…（爲了台語研究），我不得不把視野擴展到中國語的學習、語音學、一般語言學。只是研究尚不容易完成。」㉖

這篇論文可以說是王育德學習並利用語言學理論以解決漢語語言學問題的一張漂亮的成績單。又這篇論文的大部份內容又見其〈中國の方言〉（1967）。

2.3 〝An Investigation About Literary Reading and Colloquial Reading in the Amoy Dialect〞《廈門話文白異讀的考察》1958，〝The Tram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Orientalists in Japan〞《國際東方學者會議紀要》第3册 PP.67～70

這只是一篇短篇小品，目的在討論考察閩南語文白異讀對應的方法，篇幅雖小，卻提出了相當重要的漢語字源考證上的方法論問題。是繼董同龢《四個閩南方言》之後，討論科學的閩語字源考證的方法論的一篇論文。

王育德首先排除了少數借詞，如閩越人留下的底層，把問題集中在漢語詞彙上。於是，這就變成了漢字的文白異讀問題了。然而自來所謂文白異讀都是從語用立場分別，而不關語言層次的分析。比如人們以爲thai^5 是sat^4（殺）的白讀；gau^{5}是hian^5（賢）的白讀，kha^{1}是 kiok^4（腳）的白讀，其實這些都只能算「訓讀」。

民間的通俗語源學相信 lang^{5}是zin^5（人）的白讀，ke^{7}是te^1（低）的白讀。王育德從文白對應的系統關係證明lang^{5}的本字是「儂」； ke 的本字是「下」。所有不能對應的所謂文白異讀，其實都只是一種「訓讀」而已。

把這些訓讀字排除了，只計算那些具有嚴整對應關係的漢字，王育德說他計算的結果，2700個常用漢字中有 930個有文白異讀，約佔35%强。

這個數字，如果再深入研究的話可能會有增減。王育德說：「（在這裏）我只是介紹一些方法論，白讀的考證越精密，就更需要考究文白音韻的對應。…在比較音韻學的語言年代學研究正在發展的今天，我們必須對這個問題有新的認識。」

由這篇論文，我們猜測王育德以《閩音系研究》做爲博士論文（1969），其實早在1958年時已經決定了。但王育德後來並沒有繼續向字源學發展，這大概是因爲他覺得本字的研究和台語文字化不一定有直接的關係。他的用字比別人更精確，但在本字和俗字之間，他往往選擇了俗字。

2.4 《閩音系研究》

1969年3月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論文。

收入1987年9月10日，東京：第一書房發行的《台灣語音の歷史的研究》。〈論文要旨〉8頁；目次6頁；正文871頁；注155頁；〈方言字彙〉341頁；〈中古音與台南方言聲母對照表〉11大頁；〈中古音與台南方言聲調對照表〉12大頁；〈台南方言同音字表〉40頁。

王育德這篇論文篇幅非常龐大，正文約34萬字、注約6萬2千字，共約40萬字，另古今方言比較表約15萬字。〈台南方言同音字表〉實際上是一部簡單的台南十五音韻書。現在分別介紹其大要如下：

⑴方言資料：本論文是以閩音系的共時研究與貫時研究爲目的。方言資料以台南、廈門、「十五音」（代表漳州）、泉州、潮州、福州爲主。資料偏重於閩南，閩東只福州一點，閩北、閩

中等完全闕如，是其缺憾。當時資料有限，也是不得已的事。

⑵親疏關係：王育德對閩南語內部也採用語言年代學（glottochronology）的方法，研究閩語六方言的親疏關係。依他的統計，四大方言的同源詞比率如下：

	廈門	潮州	福州
台南	98.99	84.62	78.76
廈門		85.13	79.27
潮州			77.32

然後他又依 Swadesh和服部的公式算出各大方言的分裂年代，結果最親近的台南、廈門是24～35年，最疏遠的福州與潮州是610～880年。王育德非常不相信這個結果。這個研究等於證明了語言年代學運用於閩方言分裂年代的不可靠。

⑶各方言的音韻論：自來漢語方言學家的方言記音非常偏重於音值，較不關心於音韻論的分析，王育德在利用已發表的方言資料時，都加以音韻的解釋。並且採用一貫的解釋方式。

⑷「十五音」研究：早在1968年王育德已在國際東方學者會議上發表過〈十五音について〉的論文，這裏有更詳細的研究。王育德是極少數注意傳統韻書的現代語言學家，在這一點上值得贊揚，不過當時對傳統韻書的研究尚在萌芽。他的擬音也缺乏現代漳州方言資料的證明，所以並不十分可靠。另外以其擬音和現代方言紀錄一起當做共時研究的資料也有不妥。對這一點，王育德解釋說：「但是（漳州音）變化不太大，也沒有適當的資料。

」

⑸文白異讀與字源考證：基本觀念在王1958年的論文（詳見上述2、3節）已說明。此處做更詳細而有系統的敷陳。他認爲文讀音和白讀音是兩個語言層，兩個層應有嚴整的對應關係，否則便不是文白異讀，只是訓讀字。另外，他也提到，文白對應不整齊，有時是文白來源不同，如「索」字：文 sik^4／ 白soh^4，文讀是根據「生陌開二」，白讀對應「心鐸開一」（皆廣韻的「戶籍」）。又「鳥」字：文 $niau^2$／白$tsiau^2$，文讀根據「娘篠開四」（正韻），白讀對應「端篠開四」（廣韻）；還有一些可能是中古韻書沒有留下又音的記錄，如「沙」「麻」在果攝一等應有又音，果一字上古屬歌部，沙麻上古亦歸歌部，白話音讀-ua是保存了上古的歌部性格。

王育德又提到文白同音異義，或文白同音而白話有獨特引申義。還有一些字是只有白讀而文讀失傳了。至於所謂「有音無字」不在處理之列。王育德是要透過清理文白「戶籍」，把那些戶籍不明的排除掉，以便了解文白之間眞正的對應關係。

經過清理戶籍的結果，王育德就方言調查字表3394字中算出1127字有眞正的白話音，約佔 33%強。

⑹閩方言與中古漢語比較：從來的方言研究都是拿現代一個孤立的方言點和中古音作比較，然而由中古到現代之中途如何卻無法說明，王育德仍以中古音的音韻系統作爲原點，但他同時羅列了閩語各方言，古今比較與閩方言比較同時進行。因此比較地容易掌握其音韻變化的過程。

⑺語言層分析：閩方言與中古音比較之下，王育德發現閩語

語言層沈積不止文白異讀而已。經王育德的分析，在聲母方面，除文、白兩個基本層之外，文白各有一組副次層，副次層的音不完整，所以謂之副次層。在韻母方面，文讀音有一個基本層，一個副次層；白話音則有三個基本層，一個副次層，文白合計共六層。

白話音三個基本層到底那一層較古、那一層較新呢？它們的來源如何呢？王育德並未明說。

⑻閩祖語的擬構：最後王育德只就單純的文讀層基本層以中古音爲基本架構加以擬測。這個音系的聲母共19個。列表如下：

p	p′	m		
t	t′	n	l	
ts	ts′	s		
tɸ	tɸ′	ɸ		ⁿz
k	k′	ŋ		
ʔ			j	

介音開齊合撮齊全。

主要元音有8個。其中 i、 u、 y兼介音。

y′	i	u
e	ɔ	o
a		ɔ

文讀層是比白話層較晚借入閩語的語言層，王育德推定其成立時代在唐末五代之間。更精確的說是五代王潮、王審知在閩建

國的時代。

王育德並未擬測白話層音系。他認爲還不能擬測。能夠擬出文讀層的「閩祖語」已值得安慰了。不過他從歷史考證，推測白話層的成立在西元 3 世紀。

王育德的這篇論文是1968年12月12日送東京大學文學部申請博士學位。翌年 3 月審查通過，同日授與博士學位。審查委員包括服部四郎（主查）、柴田武、藤堂明保、松村明、三根谷徹等五位當代日本最有名的教授。論文審查要旨說：

> 「著者運用手頭上有限的閩音系諸方言的資料，進行和以『切韻』爲中心的漢語中古音韻史資料作比較研究，且參照語言年代學的研究結果及移民開拓史資料闡明其發達變遷的歷史。其記述的研究極正確，其比較的研究極精密，其巨觀的判斷大抵可稱得其正鵠。尤其文言音的歷史與現狀，由於著者的努力可謂略窺全貌。但白話音，由於跟其他方言分歧發生於久遠的過去，其發達史恐怕不單純。上述的比較研究非常困難，著者亦不敢說十分成功。但整體看來，本論文的成績凌駕前人，其間表現的一些創見，對於學術界有重大貢獻。」 ㉗

論文通過之後，服部先生曾建議王育德「對白話音的語音層次重新釐清，不要滿足於音韻對應的大略，屈服於現象的複雜，而中轍其徹底的比較研究。爲了這個目的，必須記述白話的整個體系，儘可能和上古漢語（甚至和其他方言更理想）作比較研究。然而這需要付出多麼大的精力與時間。眾所周知，王育德君必須爲其他的事業（按指台獨運動）付出龐大的精力與時間。」㉘

王育德終於沒有做任何修正便飲恨長眠於九泉之下。直到他死後二年才由友人的策劃將他的博士論文和其他資料以《台灣語音の歷史的研究》的書名以手寫原稿影印出版。王育德在原稿上以鉛筆做批眉，以爲日後修正的備忘，可惜出版時被塗掉了㉙。

1970年以後，閩語方言資料陸續出土，原來所謂閩南、閩北二分法已經過時，現在一般分成閩南、莆仙、閩東（福州）、閩北（建州）、閩中（永安）等五區，並且羅杰瑞（Jerry Normam）也就閩語的語言層分析和閩祖語的重建提出一系列論文，其後張光宇又提出更細密的研究，因王育德於閩北、閩中的資料完全闕如，他的研究遂成了以閩南爲主參考福州方言的一種閩南語史的研究。從這一點上說，他的研究也不能因有後來居上的研究，變得過時，而減低其價值。

2.5 〈福建語の開發と福建語の成立〉

1969年12月，《日本中國學會報》第21集第124～142頁。

本論文的主要內容已見王育德的博士論文《閩音系研究》的卷末。把這篇歷史考證的文章，放在《閩音系研究》的結論之一，不免有些不協調。王育德的理由是因爲「這些（白話音）到底是那個時代、那個地方的方言，完全沒有具體的資料，只能以考察此地的開拓沿革，間接地推測。」㉚也許王育德自覺這樣處理不妥，於是將原文內容重新敷陳，改寫成這篇論文，單獨發表。

論文依據歷史文獻推測約在三世紀時由浙江沿錢塘江入閩的「吳祖語」和由江西沿富屯江入閩的「贛祖語」在福建北部的建安郡互相混合成閩語白話層祖語。其中以吳語的要素佔優勢，至

三世紀末，這批移民已拓展到沿海，建立了晉安郡。至南朝末年，已開發至九龍江。唐代是第二波大移民的時代。由中唐至北宋，人口增加11倍。政治、文化方面最大的事件，一是七世紀末陳政、陳元光父子征討「獠蠻」、建漳州，及九世紀末王潮、王審知兄弟入閩建閩王國。而兩者都是河南固始人。

據此，王育德推定閩語文讀層主要是由王氏所引進。其音韻系統和「切韻」系韻書有嚴整的對應。這個音系的範本是唐末五代的河南音。

不過，由於白話層中有許多方面是對應於上古音，如某些正齒音讀爲舌頭音，如：「振」tin^{2}，「觸」tak^{4}，「唇」tun^{5}；甚至讀喉音，如「指」ki^{2}，「梔」kiN^{1}。還有許多「切韻」已混淆不分而閩語仍保存上古的區別，如「昔」韻字，上古屬「魚」部的字讀ioh，屬「佳」部的字讀iah（即所謂「益石分韻」）。像這些特色不能只方便地跟中古音比較便可解決問題。

由這篇論文看出王育德在博士論文通過之後仍努力在修正、補充自己的觀點。如果讓他假以時日，參考更多方言，比較更古的漢祖語，甚至漢藏共同語，我相信他一定能夠完成閩語白話層的分析與重建。

2.6〈泉州方言の音韻體系〉

1970年，《明治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紀要》第8、9册合併號：第1～31頁。

王育德是一位相當重視地方韻書的學者。中國的語言學者向來輕視地方韻書，在這一點上王育德的表現顯得比較突出。1968年他就寫過〈十五音について〉，1969年寫博士論文時又加以補充。可惜那時他尚未得到《彙音妙悟》，使他的資料顯得偏頗。博士論文發表後的次年春天，他才得到這本《彙音妙悟》，於是立即寫成本文㉛。

王育德具有深刻的音韻學基礎，往往能夠發掘問題的本質，不過，他對文獻檢索有所疏忽，本身亦未做過方言調查，由於缺乏現代方言資料和歷史文獻的實證，往往發揮太多想像力。比如他說「現代閩南語uang和om二韻已消失」，這是太大膽的判斷，這二韻，在現代閩南語都還好好地活著。他又把《彙音妙悟》箴韻擬爲-ɔm，這是漳州音，泉州普遍地讀i̇m/em，㉜我已在拙文〈《彙音妙悟》的音讀——二百年前的泉州音系〉詳加批評，此處不贅。不過我們不能太過苛求，王育德是學術界第一個爲《彙音妙悟》擬音的語言學者。他的擬音對後人非常具有啓發性，從這點來看，他的開創之功是不可磨滅的。

王育德的學術論著尚有幾篇筆者尚未親讀過的，如〈客家語の年代言語學的考察〉，無法在此介紹，希望留待他篇補充。以下介紹的是王育德的通俗性論文，雖曰通俗，其實是深入淺出，有些觀點劃龍點睛，一直無法好好論證，對學術界卻頗有一些啓發性，所以值得在此介紹，這就是《台灣語講座》。

2.7《台灣語講座》

1960年4月至1964年1月，東京《台灣青年》雜誌第1～24號連載。

王育德這篇《台灣語講座》一共分24回連載，前後達 4年之久，全文約20萬字，1993年黃國彥教授譯爲中文，改題《台灣語講座》，是一部相當有份量的台語學入門書。

全書內容包括：台灣語的系統（1）；台灣語的音韻系統（2～4）；教會羅馬字的故事（5～6）；台灣語的語彙（7～9），書房的故事（10）；文言音、白話音與訓讀（11～13）；北京語與台灣語之間（14～16）；歌仔冊的故事（17～20）；台灣語的文法（21～23）；台灣語的未來（24）共十個單元。

由上面的篇名可知，這本《台灣語講座》所討論的問題包羅萬象，有語言學的一些基本問題：語音、語彙、文白異讀、語法、還有偏重於實用的文字化論述及跟文字化有關的文獻（如歌仔冊）問題。

3. 王育德台語文字化的主張與實踐

如前所述，王育德走入語言學的動機，最初是爲了解決台語文字化問題。先是用台語寫台語劇本時，發覺漢字記述台語的笨拙性，漢字不但無法解決有音無字的問題，即使運用了假借、訓讀等方法，仍然無法溝通。於是他決意爲台語設計一套正確而便利的表記法。他再入東京大學時，確定了以台語表記法爲自己主要的研究方向。他的學士論文〈台灣語表現形態試論〉、碩士論文〈拉丁化新文字編寫台灣語初級教本草案〉，可以說是他追求台語文字化的成績單。

王育德在台灣時就已知道教會羅馬字，但因爲對於教會人士懷有惡感，所以不屑一學。逃亡日本就學中才自習教羅，用不了一二小時便學會了。於是他認爲教羅是當時最有效的正書法。

但是台語羅馬字不應該是教會羅馬字。當他追溯教羅的淵源，檢討發明者的學術背景時，發現那不過是一些語言學門外漢的傳教士所創作的東西，沒有經過精密的語音觀察—理論的音韻學的解釋——實際的正書法的研究階段㉝。

王育德列舉教羅的缺點跟他的主張是：

⑴教羅只是漢字的注音符號，因此使用連字符（hyphen）以隔斷音節。簡直是連字符的洪水，必須廢除連字符。

⑵音韻解釋的不合理，如ts／ch的分立，應修改爲一套即可；又以 o表ɔ音，頗有其不便處。

⑶教羅的聲調符號也不必要，可以考慮廢除，以提高書寫效率。不過在編寫辭典時可以保留，以求正確。

於是他模倣中共的「北拉」（北方話拉丁文字方案），創造出他的「可以獨立獨步的表音文字—新羅馬字」，並且採用這套新羅馬字編寫他的《台灣語常用語彙》(1957)年。這套羅馬字和中共的拉丁文字，除了廢除連字符一點相似之外，連採用的字母都很類似，這點只要列出其聲母表便知道了：

b [p]褒　p [p']波　bh [b]帽　m [m]馬
t [t]多　t [t']討　l [l]羅　n [n]那
z [ts]查　c [ts']差　r [dz]如　s [s]沙
g [k]哥　k [k']科　gh [g]鵝　ng [ŋ]雅
,[ʔ]英　x [h]哈　w [w]于　j [j]衣